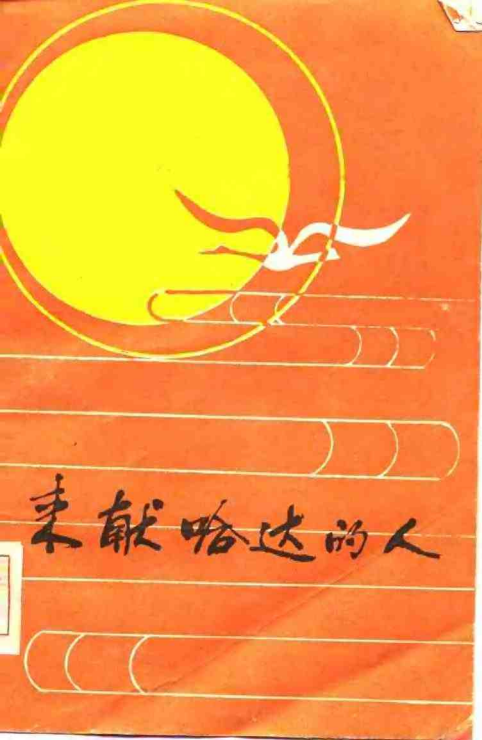




来献哈达的人

《来献哈达的人》

(短篇小说集)

吴雨初、马连义

63-65
67-68
98-101
135-137

B/47/26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拉萨

封面设计 丹 朗
插 页 朱 祥

来献哈达的人

(短篇小说集)

吴雨初、马连义著

责任编辑：张蜀华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0,000

1983年9月拉萨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10170·112 定价：0.40 元

目 录

序.....	(1)
来献哈达的人.....	(5)
迎神节之夜.....	(17)
小镇上,大路通向远方.....	(31)
靠 山	(41)
野马脱缰之后.....	(48)
阿伊朝佛记.....	(61)
在绯红的朝霞里.....	(67)
天河畔的笑声.....	(78)
草 原 人.....	(86)
愿吉祥的光辉照耀着你.....	(95)
她从噶曲草原来.....	(102)
队长和他的“头人”	(112)
河水向东,再往南流去.....	(117)
妇女代表.....	(123)
驮运队明天出发.....	(129)
曲曲草原的女人们.....	(134)
酒歌,飘荡在怒江两岸.....	(139)
后 记.....	(149)

序

李文珊

我到过牧区，结识过牧人，但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候，解放了的草原正进行民主革命，到处激荡着“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的呼声；站起来的牧民扬眉吐气，精神焕发，快马钢枪驰骋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以后，没有专门去过藏北，对那里的一切知之甚少。这些年，在拉萨街头不断看到一些穿着鼓囊囊皮袍的牧区人，他们多半是虔诚的佛教徒，千里迢迢到“圣地”来，是为了寻求“来世的幸福”，也有的是带着黄澄澄的酥油、新鲜牛羊肉和别的畜产品，参加“冲赛康”的自由交易。看到他们，自然也可以想见牧区一些景象，但毕竟是一鳞半爪。

最近，有幸阅读了吴雨初、马连义二同志的短篇小说集《来献哈达的人》，使我耳目为之一新，得到很大满足。选进这个集子里的十九个短篇，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牧区的人民的生活，反映了牧区人民的精神风貌，篇篇都洋溢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展现出草原特有的生活画面和风俗画面。读着它，有如身临辽阔而美丽的羌塘草原，

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在眼前跳跃。

作者对我说，他们的主旨是写草原，写草原人的心灵，写草原的进步。我以为，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牧区同农村、城镇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贯彻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来，正迈着坚定的步伐奋勇前进，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作品特别注意反映这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就尤其值得称道。草原的进步和变化，首先表现在草原人的进步和变化。作者笔下的青年姑娘、妇女代表、还俗者、打猎人、小“活佛”、生产队长、文工团员、民小教师、青年电工和热巴艺人等，就是一片活灵活现的草原新人。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草原人粗犷、奔放和深沉的性格，更看到了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下，一代新人的高尚品质和他们对新生活的执着追求。那个渴求现代文化知识的央央，那个从小被人推上“活佛”宝座，现任政协领导人的罗桑嘉措，那个学会发电技术被姑娘们热烈追求的瞎老汉的儿子贡嘎，那个从偏僻的嘎曲草原来到镇上参加生产责任制经验交流会的青年姑娘，以及那个同复员军人婚后潜移默化，逐渐适应新生活的妮妮，就代表了草原人的主流和本质。这些人的身上充满了时代感，比之二十几年前风暴席卷草原时的风流人物有了新的进步。从精神世界上来看，他们同当今匍匐在拉萨街头的顶礼膜拜者更是迥然不同。

这些年来，我们反映农牧区生活的作品比较少，写草原生活的作品尤其显得欠缺。已有的一些，也往往缺

乏生活的浓度和战斗的激情。我觉得，这种现状应当改变。农牧业产值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牧民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知道，在这里引用这样的数目字，可能要遭到有的同志的非议，但我总是以为，这两个“百分之八十以上”足可说明，在西藏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首先应当为农牧民服务。首先为农牧民服务，就要“首先”反映农牧民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来献哈达的人》就更加显得可贵。反映牧区生活的作品不多，同牧区作者较少，文学创作活动开展得还不够活跃有关，就整个来讲，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对牧区生活不熟悉，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作者不可能对什么都熟悉，提倡“写自己熟悉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应否去熟悉我们暂时还不熟悉但应当努力去熟悉的生活。假如我们切实认识到反映农牧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就会迎着困难，百折不挠地去熟悉他们的生活，而且一定会由不熟悉到比较熟悉到十分熟悉。这样，充满农牧区生活色彩的优秀作品就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如果片面理解“写自己熟悉的”，把它当作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是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去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而是把自己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向壁虚构，津津有味地编排铺叙那些淡淡的哀愁，无名的惆怅，小市民的趣味，以及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生活琐事，我们文学创作的路于将不会是越来越宽广，很可能要走进

死胡同。今天，人民要求我们将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农牧区放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专业和业余文学工作者，是不会辜负这个殷切期望的。衷心希望作者们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到农村、草原的深处去，到四化建设的激流中去，深入生活，开拓视野，熟悉新时代的农牧民，大书特书他们的新生活。

本书作者是两位汉族青年，于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大学毕业后，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先后来到风雪高原。这六、七年来，他们分别作过区里的文书，县里的秘书、干事，文工团的创作员和地区文化科、县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据我所知，他们跑遍了藏北草原各县，有的县甚至跑遍各区。他们倾心草原，热爱草原人，努力学习藏文藏语，同那里的干部、群众同呼吸，共脉搏，很快在群众生活的土壤中扎下根来。如果说他们的第一批作品就获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有了比较厚实的生活基础。我们要写新时代的人民，就要投身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的大多数，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尤其应细致地观察、锐敏地感受人的情感，人的心灵。他们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区第一册集中反映牧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值得庆贺。今后定会有更多的反映牧区生活的好作品问世，我们热切期待着。

一九八三年七月 拉 萨

来献哈达的人

书记仁青亲自出马了。当他提着挎包走上去向嘉措老人施礼的时候，扎西队长还在帐篷桩上拴马哩。

“吉祥如意，阿门列！”

嘉措老人真成为怪人了。波拉尔草原上的人难道应该这样待客么？而且是对待自己的县委书记呵。他甚至都没有还礼！

老人用手扶着一根帐篷杆。天哪！那是手指么？那是插火炉的铁钩。乌鸦见了会惊叫的。

“阿门列，还认识我吗？”

摇头。

“这是”，扎西想介绍一下，被书记制止了。

书记打开挎包，从里面拿出一条白丝绸带，那是哈达，大概由于年时久远，呈现着一种苍黄颜色。

“还记得这个么？阿门列。”

摇头。

老人的手，伸进肮脏的皮袄里，上下搔动着。

客人依旧站在帐篷外面。

主人依旧没有邀请的意思。

帐篷是黑的，黑牛毛织的，还沾着厚厚的灰尘和烟油。帐篷老了，至少用了二十年。老态龙钟，象主人那样，歪扭着，萎缩成一团。

帐篷门被一根细绳撩起一角。里面没有站人的地方。左边堆

散着呲牙裂嘴的锅碗瓢勺，右边铺着当床睡的一张旧羊皮，中间卧着一座熏黑了的土坯灶。

书记的眼睛潮湿了。

“阿门列，您——”

老人抬头了。眼睛是红的，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雾，朝一边看着。

那儿的草地上，拴着一匹灰白色的马。马老了，牙齿掉了。啃不动邦扎草，很瘦。一架瘦骨支撑着没有光泽的皮毛。眼珠是混浊的，发出淡漠的光。主人的帐篷前来客人了，但于它有何相关呢？草还吃不饱，没有牙了。

“回去吧，书记。”

“回去。”象回音般地轻叹着。

嘉措老人先回去了。钻进了黑的帐篷。

马蹄声远了。留下了静静的山坡。

这儿刚刚有人来过吗？好象没有吧。

草原上的下午。没有风，太阳也是白的，没有一丝声息。老马孤独地站着，悲哀地望着草原，它与这个世界无争。前边是桑曲河，水很清澈，很慢很慢地流着，躺在广漠的大草原上……

“真象是一块石头了，可怜的老人哪！”扎西队长眼睛里闪着泪花。

是一块石头么？为什么波拉尔草原的人都这么说？

“老师强巴，您是我们草原上最有智慧最有学问的人。你告诉我们吧，嘉措老人象石头一样的不近人情，到底为了什么呀？”

“是呵，你给我们开导一下吧，老师。为什么我们给他送去衣服，他不愿穿；送去羊肉，他也不肯吃？难道大家在一块草坝子上住了几十年，就看着他一个人受苦么？大慈大悲的佛啊！”

“如果说在前几年，大家都把腰带勒得那么紧，唉！现在我们都好了。过藏历年，曲珍她阿妈给老人送去了一条羊腿，他都

没有闻一下呵！”

“你没看到队长扎西么？哪一趟从雅克拉山放牛回来不去看望一下？早晨，野鸭还没离窝，又捧着酥油到对岸山坡上去了。”

“其实，要说‘五保’，嘉措老人是最有条件的了。那是国家给的呀，他也不受。真怪呀！”

“强巴老师，还有比这更古怪的事哩。生产队搞联户承包生产责任制，大家向着金子铺就的富路上走。身强力壮的乡亲，谁能忍心把这一个老人撤下呢？可是，嘉措老人不愿意和任何人联户，也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把自己关在又黑又小的帐篷里，天哪！”

“老师，你说说吧。难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应该自个儿去放羊、去打奶么？难道一个老翁没儿没女，乡亲们就不算亲人么？那他为什么硬要队里接人头分给他放养三十几只绵羊和那匹谁见了都会伤心得掉泪的老马呢？”

“为什么呢？”

“老师，您开导开导我们吧！”

老师强巴真是波拉尔草原上最有智慧的人啊。他抖动着银光闪闪的长须，用铜钟般浑圆的声音，对乡亲们说：

“你们还年轻呵，不懂得人世的真谛。

佛是大慈大悲的；

人是至诚至善的；

每个人都在这个尘世上生存，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根属于他自己的心弦。”

老师强巴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继续作了这样的解释：

“象野鸽一样贪食的人，只要有一口糌粑，他的心弦就被拨动了；

象鹦鹉一样多情的人，只要有美丽的姑娘，他的心弦就被拨动了；

象岩石一样坚强的人，只要有精悍的骏马，他的心弦就被拨动了；

象山泉一样纯洁的人，只要有真理，他的心弦就被拨动了……

嘉措老人，受过大苦大难的人哪，哪一根心弦是属于他的呢？草原上善良而聪明的乡亲们，你们要象丢了最珍贵的宝贝那样，到大草原上去为他寻找啊！”

二十年前，民主改革的风暴，席卷着波拉尔草原。

上午，桑曲河对岸的山坡上，聚集着成百个牧民。他们牵着马，持着长筒猎枪，戴着火红的狐狸皮帽，从远远近近的帐篷围向这里，因为，金珠玛米来到了草原。雅克拉山顶的烽火点燃了，嘹亮的螺号吹响了，夏尔隆部落的牧人聚拢了。那五颜六色的邦锦花扎成的彩台上，一个本布啦正在挥手喊叫着。

“那个象雪鸡一样跳来蹦去的年青人，就叫仁青么？”

“啊，不，叫区长！”

“区长是什么？新来的头人么？他们到草原干什么来了？是金鸟还是乌鸦？”

“啊，兄弟，雅克拉山上的玉石，哪一块最白，你说得清么？桑曲河的水流，哪一段最净，你说得清么？牧人只要看管好自己的羊子，别让它掉进冰窟窿。野牛在山谷里厮斗，我们只好远远地躲开。闭上你的嘴吧，不要再问了。”

在河边，一个妇人叫了起来。“哟，真漂亮啊！那个在邦锦花里面讲话的小伙子，他简直比草原上的骏马还要精悍。他是哪里的人呐，莫不是来自东方天国？”

一个被人们称作老师的智者这样回答：“听他的口音，好象是青海玉树人；看他的装束，又象来自格萨尔的故乡。”他接着预言：“金鸟飞来了，这是吉祥安康的象征，这是波拉尔草原的幸

运哪，乡亲们。”

“喂，听他讲呀！”

“波拉尔草原上的乡亲们，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奴隶们，千年的雪山蹦溃啦！从今天起，我们是草原的主人罗！”

“为了使我们的政权能够象雅克拉山上的岩石那样坚固，我们要立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夏尔隆乡贫苦牧民协会。现在我代表波拉尔草原解放委员会宣布，这个协会的筹委会成立，我们还要请乡亲们把钻石一般优秀的牧人选出来，做我们的领头人！”

“乡亲们……”

“啊！他的嗓子真好听！象金翅鸟的歌唱。”

“唉，我想我该走了，贡赛老爷叫我在太阳爬到雅克拉山顶的时候，就要回到奶房去。唔，老爷倒是不坏，可他的鞭子却不怎么好！”

“是的，我们老爷也说，今天……”

“喂——！赶快收住你们那象旱獭一样的短腿，回头看一眼吧，那捧着哈达的是谁！”

“哟！嘉措喇嘛！”

“啧啧！他这是怎么啦？他敢当着朗色宗的头人的面，当着夏田寺大活佛的面，向仁青献哈达！天哪！”

“那哈达好白哟！”

“呀！瞧——他的脸色多么庄重，象赛博寺里萨迦王的塑像；他的步子多么坚定，好象吃了豹子的胆……”

“他流泪了……”

金秋：

一支马队在波拉尔草原东部行进。领头的是仁青和一个穿军装的汉族干部。

今年的那扎草特别丰茂。成群的牛羊漫游在绿草丛中，远处有牧童的歌声。草原上呈现着动人的太平景象。

“政委，我们打算让嘉措同志担任夏尔隆贫协办主任。”

“嘉措？那个献哈达的喇嘛？”

“是的。”

“他是本地人么？”

“不。四五岁的时候，他被马帮从遥远的东方贩卖到这波拉尔草原。他的家也许就在花海子居住的地方。”

“他家还有些什么人？”

“他是飞散的孤鸟，栖落在雅克拉山上的岩洞。自从被夏田寺召做童子，羚羊角上已经增添了四十道圈痕。”

“你们智慧民族的语言真是丰富多彩呵！”政委笑着，继续问：“在寺庙里，他属于哪个阶层？”

“夏田寺门前，灰褐色岩石砌成的台阶，共有九级，他是倒数的第一级。”

“那么，他现在还俗了么？”

“就算是吧。当金珠玛米来到波拉尔草原，他就自己脱下了带红色的袈裟，换上了本色的藏袍。”

“他现在成家了么？”

“老师要问我金沙江里有多少朵浪花，这个问题我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在那天群众大会上，嘉措来献哈达的时候，学生看到前面草坡上，站立着一个抱婴儿的大姐，她和他的目光经常相遇，象木头一样实心的人也能看出，他们是一对情人。”

“那位大姐还没结婚么？”

“不。大姐的丈夫去年冬天到盐湖驮盐，掉进了冰湖，升天了。可怜的大姐，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哦，是这样。”

不幸的人们啊！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们获得解放，赢得新

生。

上弦月挂在雅克拉山顶，明澈的光辉笼罩着草原，笼罩着桑曲河对岸的山坡。夜很深了，仁青还在蜡烛光下填写干部花名册。这个年青的民族干部，充满了青春的热情。一个多月来，他和同志们废寝忘食，夏尔隆的工作很有起色。前几天，他让嘉措骑马到县上借来锣鼓，准备庆祝贫协会的成立。

“嘉措，男，藏族，43岁，贫苦喇嘛，爱人姓名……”他认真填写着表格。

突然，外面有狗叫。人的纷乱的脚步声，男人粗野的叫骂声，女人的哭泣……

“揍他！揍啊！抄起打狗的棍棒，打死这个亵渎神灵、败坏风水的无耻的秃驴！”

“我早就看出来这是一条外来的恶狼，乡亲们，难道我们洁净的波拉尔草原上应该留下这个丑恶的魔鬼吗？”

“对呀，管家说得对呀！不能让他再喝一口桑曲河的水了，那会把我们庄严的圣流弄脏的！应该把他拴到马尾巴上，赶出我们吉祥的波拉尔草原！”

“啊！雅克拉，我们古老部落的‘靠山’啊！你显灵吧，掀起黑色的风暴，闪动红色的雷火，刮吧！烧吧！把这个东方的鬼怪，罪恶的精灵焚成粉末……”

“哑——哑——！揍死他，揍呀！波拉尔草原的勇士们，快拿起打狗的棍棒……”

在疯狂的咒骂声里，夹杂着女人的抽泣般的祷告：

“大慈大悲的佛啊，饶恕你的不肖子孙吧，他是好人、是好人哪！”

什么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明澈的月光下，在这静谧的草原之夜。

仁青提着枪，大步走出帐篷。在他那猎人般犀利的眼光下，朗色宗的头人的狼一样的影子，隐设在迷茫的夜雾里了……

但是，晚了。一切都晚了。嘉措的威信象彩虹一般在波拉尔草原上消失了。他半夜钻进了寡妇的帐篷。他没有来的及依照仁青的劝告，先到夏田寺履行正式的还俗仪式，再酿上浓浓的青稞酒，把绵羊的后腿切成三段，用雕刻着吉祥如意的磁盘摆上，敬请草原上的乡亲；反而，他却先成了饿目眈眈的恶狼的啖啃物……

而嘉措却仍然昂着头。他象一匹野马那样倔犟地扭动着脖子。他没有错。他爱她，她也爱他。还有工作队的支持。他不走，哪儿也不去。他不愿意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波拉尔草原。他爱波拉尔草原的乡亲，爱她和她的孩子。他不走，哪儿也不去，宁可把白骨撒在这块草地上！他大声呼喊着，对着雅克拉山。高耸入云的雅克拉啊，你为什么默默无语？

下雪了。纷飞的大雪。八月的草原上，洁白的雪啊！

还是桑曲河对岸的山坡。嘉措老阿爸朦胧的双眼。黑旧的小帐篷。草滩上徘徊着瘦弱的老马。还有老师强巴深沉的哲理般的语言。

“嘉措老人，受过大苦大难的人哪！哪一根心弦是属于他的呢？草原上善良而聪明的乡亲们，你们要象丢失了最珍贵的宝贝那样，到大草原上为他寻找啊……”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根属于他自己的心弦！”

县委书记仁青，捧着那条苍黄的早年的哈达，在心底里呼喊着：

“每个人！”

“每个人！……”

十年前，文化大革命。

深夜。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雅克拉山、桑曲河、整个草原、整个世界，连同这间半截被埋在土里的小屋，仿佛都不存在了。

只有雷声，爆炸的雷霆；

只有雨声，滂沱的大雨；

偶尔，也有电火闪过。光明！这个世界还有光明？一闪而过……

小门嘎嘎地响。门外有放哨的脚步和晃动的棍棒。今儿是什么日子？记不清了，什么也记不清了。隐约有疯狂的口号：“造反！造反！”还有舞动的红旗。到底为什么要关押我？这是什么地方？

小的时候，仁青跟着阿爸到森林里去。故乡的草原上是有森林的。波拉尔没有，只有邦扎草，没有树。呵！故乡的森林！

那是树么？交叉着。多丑怪呀！象一个巨大而丑怪的老头。不，那是“加查王”。小仁青捕住一只鸟了，叫黄莺。阿爸用青稞麦秆编了一个笼子，让黄莺住进去了。多漂亮呵，象“梅萨”姑娘的宫殿。咦！真奇怪。小黄莺为什么再也不唱歌了，它好象不喜欢这座金黄的宫殿。它连饭也不吃了，大米、奶渣，还有喷香的拌着酥油的糌粑，它什么也不吃，连水也不喝。小黄莺的灵魂升天了。把娇小的尸体留在了迷人的金黄色宫殿里。

狂风暴雨。

小门嘎嘎地响着。仁青迷迷糊糊，做着童年的梦。

闪电。小桌上的一叠白纸被狂风卷到地上。呵——

“马步芳潜伏特务仁青的罪行！”

“波拉尔革命造反派揭发：仁青勾结反动喇嘛！”

小桌上还有一叠：

“离婚报告！”是妻子娇弱的字迹。

“与反动阿爸断绝关系！”是被强暴捏着的小手下歪扭的字迹。